



各界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向全世界郑重宣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男女不分种族区域，都享有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以及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然而，中共与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持续十三年多了，这场最邪恶、最践踏人权的悲剧至今仍在中國大陸上演着。

中共百种酷刑 戕害人权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明慧网的一篇报导中，以图片解说方式刊登了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近百种酷刑里的“抻刑”。抻刑是将法轮功学员的手一高一低铐在两张床之间，警察分别拽着两边床往外抻，二十四小时不脱铐，连睡觉都戴着。这种酷刑令人痛不欲生，已导致几十位法轮功学员被活活折磨致死，身体伤残或精神失常。

类似的悲惨情事，每天还在中国各地发生着。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对上亿遵循“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暴的打压，包括非法关押、洗脑、毒打、电刑、强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乃至活摘器官贩售图利再毁尸灭迹，女学员遭到强迫堕胎、

强奸、轮奸、电击私处等非人折磨，迄今至少有三千六百多名法轮功学员经核实被迫害致死。

“抻刑”已是摧残身心的极端酷刑，而“活摘器官”更被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形容为“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其残忍程度就更令人匪夷所思了。

前联合国特派专员：活摘器官的指控是可信的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等至少三十六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牟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反人类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来自国际律师、医学专家和媒体的调查结果显示，活体摘取的器官主要来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共这种动用整个国家之力来摘取无辜民众身体器官的暴行，近年广受国际社会瞩目，欧美各国议员也多次强烈谴责中共罪行。

著名国际人权专家、前联合国反酷刑调查特派专员曼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教授曾在现场答覆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时明确表示，这项指控是可信的（credible）。并在二零零六年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曾提及，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占中国酷刑案例的三分之二。

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尽快终止活摘器官罪行

二零一二年二月，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数月来，随着中共活摘器官一事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引起了各界的极大震动与关注，各国政要与民众一致对中共的滔天罪行表示愤慨与谴责。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文 / 唐恩

图：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德国国际人权协会开记者招待会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图为（从左至右）国际人权协会理事吴曼杨、法轮功学员张而平、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会发言人莱森廷。

议于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在联合国获得观察员身份的二百多人权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成为此国际会议的焦点。针对如此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暴行，各国代表纷纷强烈谴责中共。

美国逾百位议员要求公开中共活摘罪行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一百零六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欧洲人权组织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总部位于德国的国际人权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uman Rights）在杜塞尔多夫市（Duesseldorf）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呼吁德国媒体和民众关注中国人权问题，指出人权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共的专制统治，并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国际人权协会在联合国拥有观察员身份，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分部。这是欧洲第一次有大型人权组织在公开场合讨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转下页）



酷刑演示：抻铐

《卖拐》诬蔑法轮功 作者、演员与编剧遭恶报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二零零一年春晚，小品《卖拐》诬蔑法轮功，作者何庆魁、编剧尹兴军、演员高秀敏、赵本山、范伟近年恶报不断。

演员高秀敏遭恶报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四十六岁的女演员高秀敏在长春家中突发心肌梗去世。据知情人透露，高秀敏是死于吸毒过量，其姘夫何庆魁也同样是瘾君子，还因此遭到过公安局的抓捕。

高秀敏于八月十七日从外地返回家中后，吸食了过量的毒品，结果送了性命。当时，与高秀敏以夫妻相称的何庆魁以各种理由不让长春市公安局做尸检，就是怕高秀敏吸毒的情况被曝光。

高秀敏死后不到一个月，何庆魁被毒贩子供出，被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抓捕。由于何庆魁与时任吉林省常委的某人关系不错，出面到长春市公安局讲情，何才免于强制戒毒，何在公安局被关了近六个小时。

高秀敏死后人们才发现，她和何庆魁并不是夫妻关系，因为何庆魁和前妻根本就没离婚，高、何二人是姘居，高、何二人吸毒的事，大陆文艺界很

多人都知道。

演员赵本山遭恶报

二零零一年，赵本山演小品《卖拐》诬蔑法轮功后，他的父亲赵德仁患肺癌到了晚期，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去世。

二零零九年，赵本山在上海拍摄《乡村爱情3》期间，于九月三十日凌晨突发脑出血，病情严重，一度昏迷，紧急送至上海南汇医院，被诊断为“蛛网膜下腔出血”，该病情是脑部出血的一种，如果严重昏迷，可能突发死亡。术后，赵本山透露，“我现在脑子里已经有十一根钉子了。”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六日，央视春晚进行带妆带观众联排，赵本山登台前差点晕倒，吸氧二十分钟才上场。他自己讲：“血压140到100，接近犯病了。”他每天靠服药维持。

演员范伟遭恶报

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范伟在内蒙古多伦县近郊拍摄由北京金天地公司出品的电视剧《左伟和杜叶的婚姻生活》。他在拍摄一个驾驶摩托车的镜头时，摔入路边一个深两米左右的沟里。诊断为第十二胸椎骨裂，被三轮摩托车压伤胸部，导致胸椎骨骨折，被迫退出剧组和春晚。

作者何庆魁遭恶报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何庆魁的大儿子在广州准备回家，临行前的晚上，朋友给他饯行，在醉酒的状态下，何的大儿子开车在广州撞大货车，当场死亡。十天后，其姘妇高秀敏死于吸毒。

高秀敏、何庆魁演《卖拐》后，官司不断。二零零三年七月，高秀敏、何庆魁将私自发行他们十二部小品VCD的侵权方告上了法庭，但在法庭上，他们向“侵权”方提出了公开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50万元的要求。此事刚刚了结，二零零四年十月，他俩又卷入了“万里大造林风波”中。

后来，延边的一个农民作家自称曾经通过邮寄或他人转交的方式给赵本山等人创作作品。但后来他发现，作者的名字都变成了何庆魁。这些作品包括《卖车》、《刘老根》、《马大帅》、《圣水湖畔》。所以，他以何庆魁侵犯其著作权的名义将何告上法庭。

二零零八年的最后一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万里大造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相贵等10名被告人获刑。尽管代言人、名誉副董事长何庆魁不是被告人，但警方依然坚持要追缴他的488万元涉案款。

编剧尹兴军遭恶报

《卖拐》编剧尹兴军，六年前，四十九岁时，患严重心脏病病倒，之后离职休养。

高秀敏死后，赵本山的助手赵钢表示根本不敢相信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想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会这么安排。

迫害法轮大法者，是罪大恶极者，上苍都有记录。老子有一句话：“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近报自身，远报子孙”。谁种什么果子都要自己品尝，一定是这样的。《卖拐》剧组诬蔑法轮功，作者、演员、编剧遭恶报的实例验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接上页）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首现美国政府报告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二零一一年年度人权状况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媒体和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政府正式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也让“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此一议题更受国际关注。

纪念世界人权日 首在制止中共迫害

人权早已是普世价值，六十四年前的联合国大会更宣称“世界人权宣言是一切人民和国家努力共同准则”。处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年代，人们应该享有更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与

信仰自由；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却写下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泯灭人性与良知的灾难，美国新泽西区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活摘器官的罪恶，正挑战英语这种语言，因为即使采用“残忍”一词仍是太过于平静的字眼（来形容这一罪恶）。

长夜将尽，黎明即至。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地走过了十三年的反迫害历程，他们的坚持不懈始终引领着世人的觉醒与支持。尤其《九评共产党》问世八年来，至今声明退出共产党、团、队者已逾一亿二千多万人，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其解体覆亡已是指日可待。笔者祝愿更多的人能站在正义与善良的一方，共同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告别堕落

文 / 辽宁大法弟子
常青

【明慧网】我是九六年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此前我与很多人一样在社会的洪流中为了追求名利不顾一切的奔波。

不堪回首的日子

九十年代初正值“下海经商”热，我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开公司做生意。开始我还有些良知，总觉的朋友在经商中的有些骗人的事太过份，有人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太缺德。为这些事时常和朋友吵翻。可是当看到他们用那些方法骗来了大笔的钱，再用这些钱一起灯红酒绿、尽情享乐时，就渐渐地认同了他们的做法，觉得也许这才是识时务、活得现实，后来我也满脑子是钱了，说假话成了家常便饭。

最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记得有一次客户给我们介绍了一笔生意，作为回报我们答应给客户一万元的中介费。可生意做成我们挣了钱后却不想付这笔钱。于是我和朋友一起编出各种理由推脱，这位客户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跑了我们公司多少趟，最后实在跑不起了只好作罢。当时还觉得我们头脑灵活，赚钱的招法高明！

钱赚的容易，花的也就大手大脚，我和朋友几乎每天都泡在酒店、夜总会这些娱乐场所尽情的挥霍，沾染了酒色财气等很多坏习气。长期无规律的生活，使三十岁不到的我时常感到身体疲惫不堪，每天都得靠喝酒才能打起精神做事，偶尔回家一次也是什么家务也不做，弄得妻子牢骚满腹、矛盾很大，有时还闹着要离婚。

为了摆脱这些烦恼与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我开始练气功，看周易，看佛经、道经什么的，试图找到一个使我活得幸福开心、摆脱身心之苦的

灵丹妙药，可是不但没达到目地，反而身体和精神越来越差，整天只想躺着，懒得出奇，觉得生活没有一点乐趣，有时还生出轻生的念头，还有熟人问我：“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灰暗暗的，你也不应该缺营养啊？”

人生从此有了目标

九五年底，我和朋友开的公司倒闭，我回到原单位上班。一位同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当天回家看了一夜，一下子明白了很多自己一直都想不明白的人生问题，我莫名其妙地痛哭了好几次，哭完后觉得头脑特清楚、心情特轻松，这书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在社会中追名逐利、盲目行乐，是为了纯净自己，提高道德，回到真正的家。还明白了善恶有报，做过什么都得承担。就想我现在的不幸和苦难，可能就是以前做坏事的报应吧。我决心用“真、善、忍”大法指导我的言行，跟着伟大的

师尊回归到真正幸福的家。

从此我的人生不再消沉了，心里时常为自己能得大法感到荣幸、自豪。很多了解我过去的亲友见到我，都用赞许的口吻说：“你咋象变了一个人似的呢？”我说我炼了法轮功，他们都为我开心，更为法轮功的力量感到神奇。

这时单位的领导让我去负责我市一个区的二百多家餐饮行业客户的燃料销售计量和收费工作。由于计量仪表的老化、更换不及时，以及单位财务管理上的不完善，使我对查收用户燃料费的多少有着相当大的决定权，随意性很强。

对很多客户来讲，我这支笔直接决定了客户每个月经营成本大小，同事们戏称做这项工作的人为“区长”，我也成了一些客户想搞好关系的对像。可是我想到的是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言行，拒收了客户不知多少次的钱物馈赠和吃请。

确实，我修炼了大法才有这样与以往不同的表现，才能抵制住各方面的诱惑。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了我道德回升、重获新生的机会。

如今我修炼大法十六年了，在中共邪恶疯狂的迫害中，我曾因坚持信仰被绑架到劳教所，但是无论多么严酷的环境，我修炼大法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我知道自己信仰的是什么，更知道他带给生命的是无尽的纯正美好，因为这是宇宙的真理——佛法。只有在大法中，我的生命才真正有了意义。◇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
迫害，并炮制所谓“一

无中生有

千四百死亡案例”将法轮功妖魔化，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那么这“一千四百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九十分钟时间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时，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当事人张海青，在辽宁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

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

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
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
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因为他们当时着急看病，张海青就胡说自己是炼法轮功炼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至于张海青从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象中共发动的历次整人运动一样，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以舆论抹黑开路。九九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的“一千四百例”就是这样出笼的。

法国广播电台：“天堂存在的证据”引起轰动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八日】法国广播电台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四日刊登文章说，人死了就化为乌有，这点大家都知道。然而有时也有疑惑。死后还会有生命吗？或许真的有灵魂，更有甚者还能上天堂？可能绝大多数人对死后还会有生命存在抱持怀疑态度，然而，一位美国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却信誓旦旦地宣布：他已经证实，生命之后还有生命。他刚刚在美国出版了“天堂存在的证据”，书一出版就很轰动，打破了出版社的销售记录。元月份，这本书就要在法国出版了！

“天堂是存在的”？

十月十五日，美国《新闻周刊》头版头条大字标出：“天堂是存在的！”这等于向数十亿充满疑虑的凡人证实：人死了以后还会有生命。天堂在哪里？就在你的头顶，伸出你的手朝向骚动不安的天空，在天空的深处的深处，一缕光线泄漏了天机。啊！这就是上界的启示！《新闻周刊》的报道源自“天堂存在的证据”一书的作者，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到该书的作者、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三世（Eben Alexander）身上了。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讲述的就是埃本自己如何从一个地道的怀疑论者转变成一个信仰死后还会再生的人。确切地讲，他是在一次深度昏迷后“接近了天堂”。他是在昏迷第七日苏醒的，第七日，多么富有象征的数字。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为我们带来了他的不可思议的体验：他在云端飘着，在一个声音感觉好似雨滴但它又不会把你弄湿的地方。他在一个每样东西都明显不同的世界上遇到了一些“光的儿女”，也遇到了人世间每件东西的一角，比如波斯地毯的图案，蝴蝶的一个翅膀。在进入天堂的整个过程，一位年轻的女子陪伴着他，他们之间使用思想来对话。但他对她说的话，感觉很清晰，语调特别缓和宁静。她对他说：“你会永远被爱着，你再也没有道理感到害怕，谁也不会对你做出不好的事。”

埃本医生从这次死亡旅行回来后就深信，人的意识超越了复杂的大脑运行的范围。他的著作让美国震动和不安，这是因为这位医生是一位神经外科医生的儿子，是在一个严肃和理性的科学世界长大的，最后自己也成为哈佛医学院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现在，他在与死神搏斗后带着记忆重返人间。当然，他记忆中的这个“彼世”其实是古典的、我们并不陌生。天堂的形象也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

死而复生的经历

埃本医生的经验并非孤立。自从穆迪教授的研究于七十年代公诸于世后，一般把埃本医生的这种体验称之为“死亡临近”或“濒死经验（EMI）”。但同样也存在着另外一种体验彼世真实存在的状态，比如临近死亡边界出现的意识状态（NDA），或者活着的人可以与死者联系的经验（ADC）。

十五年前公布的一份研究的结果也令人震惊：百分之四的西方人产生过类似的超越人世的体验。这个数字具体落实下来，就是大约二百五十万是法国人，一千二百万是美国人，二千万欧洲人。

二零零一年，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公布了心脏学家罗梅尔

（Pim van Lommel）的研究，书中仔细描述了三百四十四位心脏停止跳动后被救活的病人的情况。其中百分之十八讲述他们死而复生的经历，他们的见证奇异地相似。比如走出自己的躯壳，穿越隧道，看到天上的景色，与光的儿女交流。从那以后，全球各地收集到许多见证，见证的内容大体上比较接近。

一九八一年成立的国际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旨在研讨濒死经验和“灵魂脱体”或者看到他人“灵魂出窍”等其它超验现象。这一组织的缔造者 Jeffrey Long 认为，濒死体验是真实的。“不同年龄的见证者，各种国籍，各种宗教都有，他们倾诉亲眼看到或者听到类似的东西，他们当时处于下意识或者远离躯体的状态，任何生理学家都无法解释这一神秘现象。”◇



诗词：喜迁莺·惜真相

大戏散，各西东，何去复何从？
故人福祉挂心中，祈愿再相逢。
歧路多，休惆怅，大法指明方向。
一封真相破迷谎，助你上慈航。